

The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, high-contrast illustration. On the right, a man's face is depicted in profile, looking downwards, with dark,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for his hair and features. On the left, a dark silhouette of a building with a gabled roof is visible.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, light-colored surface.

易北河畔 的密窟

YIBEI
HERAN
DE
MIKU

亚·纳西波夫 著
高 长 荣 译



易北河畔
的密密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反法西斯战争为历史背景的惊险小说。

本书生动地描写了二次大战接近结束时苏联侦察机关和德国法西斯“反间谍机关”及第三国情报机关间的尖锐斗争。小说人物众多，情节曲折、复杂、紧张，扣人心弦；写了后方，也写了前线；写了地面，也写了天空；有历史的回顾，也有对当时现实生活广阔画面的描写；故事发展有起有伏，有张有弛，有缓有急，环环扣紧，扑朔迷离，吸引着读者，使你产生一种想一口气把它读完的感觉。作品中塑造的反法西斯侦察战士的形象也真实感人，有血有肉。

易北河畔的密窟

〔苏〕亚历山大·纳西波夫 著

高长荣 译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天津书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27×1032毫米 1/32 印张13 1/2 字数273,000

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,000—525,000

统一书号：13072·680

定 价：1.01 元

第一章

(一)

早晨10点钟光景，一列电气火车开到了城郊火车站。车里涌出的一群旅客，把一个老头儿推上了站台。老头儿穿的是廉价毛料衣服，戴的是羔皮帽——住在阿塞拜疆小城市或乡村里的老年人和比较富裕的人，通常都是这身装束。

这旅客的面貌，没有一点儿引人注意的地方——剪得短短的斑白胡须，微露倦意的、冷漠的黑眼睛，端正的小鼻子。老头儿身体消瘦，精神矍铄，腰背笔挺，走起路来敏捷有力。

来到车站近旁的广场上，他就朝着海的方向走去。这儿伸展着一条条街道，街道两旁全是古老的单层房子，这些房子都是用凿削粗糙、缝隙很多的石头砌成的。戴羔皮帽的这个人，靠近房屋从容不迫地往前走，同时张望着一座座房子的门牌，最后停在一幢前面有小庭园的、破旧的小房子跟前。

老头儿在小房前面来回踱了两趟，好象在考察这座房子似的，然后朝不远处的一个食品店走去。店铺门口，人行道上，排着相当长的一列队伍，于是，老头儿就站到队伍的最

后面去。

过了一个钟头。老头儿已经排到了店铺门边，这时，从那座有小庭园的风子里走出一个人来。老头儿一瞧见他，就咳了一声，显得焦灼不安，这样站不是，那样站也不是，接着慌忙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鹿皮夹子，把它打开。随后，他抬起头来，跟身边的一个女人——抱着孩子的老妇人——对看了一眼，马上懊恼地摇了摇头。

“出了什么事儿吗？”妇人问道。

老头儿苦笑了一下。

“鬼才知道我在这儿站了多久了，”他茫然地咕哝一句。

“可是购货证却没带来——忘在家里啦！”

“那就跑回家去拿吧，不过得快一点儿，要不然，就要轮到您了。”

老头儿感激地点了点头，沿着人行道急步走去。

前面两百步开外，从那幢有小庭园的风子里出来的人，正在往前走。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，穿着一件长毛绒短外衣，戴着一顶红军耳帽。

不一会，戴耳帽的人和老头儿都出现在电车站上。看样子，电车很久没来了，候车的乘客聚了一大堆。

过了二十分钟左右，才开来一辆电车。大家你推我挤地慌忙冲向车厢。

电车朝市中心疾驰而去，一到接轨的地方就辘辘直响，一到拐弯的地方就拚命按铃铛。每过一个停车站，车里就更加拥挤。

老头儿和戴耳帽的人并排站着。

猛然，老头儿一把抓住了衣袋：

“有人掏腰包！”

车厢里一阵骚动。老头儿摸了摸身上，拍了拍衣兜，在怀里搜了搜。

“有人掏腰包，”老头儿肯定地说，“把皮夹子掏去啦，里面有购货证！”

突然，他住口想了一下，猛地扭过头去，跟戴耳帽的人面对面：

“是你偷的，狗崽子！皮夹子在哪儿？还给我，否则我要叫民警啦！”

戴耳帽的人一面抵抗逼近的老头儿，一面朝门边后退。

“瞧，”失主忽然一声喊叫。“瞧这儿！”

大家朝下面看去。在肮脏的车厢底板上，有个黄色的鹿皮夹子。

老头儿向前一扑，揪住小偷的前胸。

电车开到了车站。老头儿一直不停地叫嚷，把扒手拖到了车门口。很快，两人就到了人行道上。在这儿，却发生了意外。小偷忽然挺起身来，对准老头儿的胸膛唰地一拳，把老头儿击倒，就撒腿跑掉了。

罪犯低着头，沿着行人稀少的街道奔跑，一面威吓地晃着拳头。

又跑了几十步，他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巷，然后从小巷跑到一条热闹而宽阔的大街，在这儿——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，就休想找到他了。

前面出现了巡逻队。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？返回头去，

试一试冲过去吗？小偷回头望了望。追赶的人约有十来个。在一个民警率领下，他们散布在整个街道上，往前跑来。要想冲破这样的障碍，简直就是枉费心机。但是，要想躲过迎面而来的三个武装的士兵，机会更少。

追缉的人越逼越近。在最后关头，罪犯发现了一户人家的院门，马上向那儿蹿去。

追赶的人跑进院子的时候，小偷已经爬上一架安在一座大房子墙边的救火梯子。他已经爬到跟三楼一般高的地方。

两个巡逻兵把自动步枪背在背后，跟着爬了上去。另一个士兵和民警赶到门口，打算登上顶楼，再从那儿爬上房顶。

院子里麇集了一大堆人。在他们眼前，罪犯爬到梯子顶头，就不见了。

“现在可逃掉啦，”一个穿着挺大的长统胶鞋的孩子说。

“他没有地方好逃，”管院子的人满有把握地反驳。

“这幢房子比左邻右舍高两层咧……”

管院子的人话没说完，房顶边沿就出现了那个民警。他摘下帽子挥了一挥，于是大家明白：罪犯已被捉住了。

一会儿，民警、巡逻兵和被逮住的小偷都已到了下面。民警让巡逻兵们看住小偷，自己去寻找失主。但是失主竟不知去向了。

(二)

一辆轻便汽车开到民警分局房子前面。两个穿便服的人

钻出汽车，朝分局长的办公室走去。已经预先接到电话通知的民警少校施罗科夫，正在等候他们，一见他们来了，就往前迎上一步。

“您好哇，上校同志！”施罗科夫向其中一个客人说，这人年纪已经不轻，身体又高又胖。

上校点了点头，跟施罗科夫握了握手，指着同伴说：

“介绍一下吧，这是谢敏少校，阿尔杰米·伊里奇。”

施罗科夫和谢敏彼此问了好。

施罗科夫已经在这个民警分局里工作了五年多，这个民警分局管辖的是巴库的一个中心区。由于办理案件，施罗科夫跟国家保安机关的阿兹佐夫上校打过不止一次交道。阿兹佐夫奉命调查的都是复杂案子。施罗科夫参加过阿兹佐夫所领导的两次侦查活动。

今天，上校又有什么事来到这儿呢？施罗科夫瞧了瞧阿兹佐夫剃光的大脑袋，看了看他那红喷喷的脸颊，望了望他那软搭搭、圆墩墩的下巴，安静地等着。

阿兹佐夫掏出一个烟盒，把烟卷儿递给两位军官，自己也抽起来。

“拿出照片来吧。”他对同伴说。

谢敏取出一张像片，递给施罗科夫。

照片上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，看来身材挺高。民警局长仔细地审视了一下照片上的人：两撇灰白色的眉毛，一对距离很宽的眼睛，一个微微隆起的鹰钩鼻子，鼻尖有条凹痕，脖子很长，喉结很大。

“不，”他递还照片，说道。“这个人我不知道。”

上校觉得这个回答颇有趣味，微微一笑。

施罗科夫皱着眉头，重新拿过照片。

“不，我实在不知道，”他说得很坚决。“没遇见过，上校同志，说句真话，的确没遇见过！”

“这个人已经逮住啦，”阿兹佐夫说。“关起来啦。而且，顺便说说，就关在您这儿。”

施罗科夫把一天的案情报告挪到面前。

“小偷？”他看了看报告，问道。“在电车上盗窃？”

“就是他，”谢敏肯定地说。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……你们在调查他吗？”

阿兹佐夫点点头。

“那为什么要盗窃呢？”施罗科夫从长沙发上站起身来。“难道他发了疯？我一点儿也不明白。”

“我们也感到莫名其妙。”阿兹佐夫耸了耸肩。“还在半个月前，就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他。跟踪过他。我们正在研究。现在有一切理由认为，他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来这儿的。但一开始行动——却先来一次小小的盗窃！”

施罗科夫揪了揪电铃。助手走了进来。分局长在有关电车盗窃案件的地方用指甲划了个记号，就把报告交给了助手。

“请您查查犯人押在哪儿，谁在侦讯。”

助手很快就回来了。他报告说：犯人承认了盗窃。

“承认了盗窃？”阿兹佐夫重复了一遍助手的话。

“他甚至表示后悔，发誓说这是最后一次了。”

阿兹佐夫要求分局长让助手离开。并且告诉他：犯人应

当好好看管，但是不必讯问。

接着，阿兹佐夫翻阅侦讯材料。

“原来如此，”他翻着纸页说。“身边没有证件，或者，很可能在被捕之前扔掉了。名叫亚历山大·舒科。他说的住址是假的——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……一切都承认了！”上校抬起头来，探询地望着自己的助手。

“而且承认得那么轻松，”谢敏说道。“本来可以完全否认的，因为既没有失主，又没有证人！”

“的确奇怪，”施罗科夫说。

阿兹佐夫走到窗前，望了望街上。

“这并不奇怪，少校，这是狡猾，他希望相信他，结束侦查，判他一定期限的徒刑……”

“因为盗窃，”谢敏插了一句。

“是的，因为小小的盗窃。他可以坐完牢，或者逃掉。等他重新获得了自由，又可以继续因为被捕而中断的勾当了！……他害怕的主要一点，是进一步仔细侦查。因此也就慌忙承认了。”

上校回到桌边，重新翻了翻卷夹里的纸页，沉思起来。

“现在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另一回事。他为什么要扮演小偷，落到民警局手里？谁需要这样做呢？……”

(三)

过了三个钟头左右，阿兹佐夫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。阿兹佐夫拿起话筒，听到了施罗科夫少校的声音。

“上校同志，您曾要我一了解到情况就向您报告……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请您说吧！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这儿来了一个女人……实在说来，她谈到的不是舒科，而是另一个人——失主……”

“好，”阿兹佐夫站了起来。“请这个女人到我这里来吧。”

“明白，上校同志。马上就来。为了让她进出，请您记下她的姓名：奥鲁杰娃·莎菲嘉。”

没过多久，就有人敲办公室的门。正在研究文件的阿兹佐夫没有听见。敲门声重响了一下，门外传来了哭声。上校惊异地抬起头来，起身把门打开。门槛边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抱了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。

“奥鲁杰娃吗？”阿兹佐夫问道。

“就是我……住嘴呀，你这嚷嚷不休的孩子！”她向孩子喝了一声。

上校把女人请进办公室，又把谢敏少校叫来。

“我们听您讲吧，”阿兹佐夫对女客说。

女人将一双发红的大手放在桌上，开始说道：

“我住在马戏场附近。我凭购货证固定在离家不远的的一个商店里买东西……这张纸上写着商店的地址——我们跟民警局长通了电话，弄清楚了。那是一个很大的商店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阿兹佐夫看了看纸儿，说道。

“您瞧，我排上了队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儿的事嘛，首长！早上10点钟。就是说，我站在队里

等候。我后边站着一个小老头儿。我们站了一阵，终于轮到咱们了。该到店里去了。可我后边的小老头儿忽然说：‘我把购货证忘在家里啦。唔，这怎么办呢？’我说：‘快点跑去拿吧’。”

“他去了吗？”

“去了……时间已经过去，小老头儿却没有来。店里的人已经把糖给了我，可还是看不见他。”

“他始终没来吗？”

“没来！我想，反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也许是钱不够吧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……我可不能等候——我手里抱着孩子嘛。于是我就走了。去乘电车。为的是乘车到市场去。我走到车站，您以为怎么着，——他！”

“小老头儿？”

“就是他！我想走拢过去说：‘你为什么要骗人呀？’随后我改变了主意。各人有各人的原因嘛。我说得对吗？”

阿兹佐夫点点头。

“我没走拢过去。电车马上来了。我，当然罗，是从前边门上车的——我有孩子嘛……噢，我们乘上电车，安安静静地过了两站，可是快到第三站的时候，他忽然又嚷了起来。”

“就是那个小老头儿吗？”

“就是他。他吵吵嚷嚷，说皮夹子给人掏走了。我本来没去注意——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？但我一看——他在撒谎。”

“您为什么那样想呢？请您说得详细一点。这很重要。”

“他叫嚷说：‘把皮夹子掏走了，皮夹子里有购货证’。”

但我知道，里面压根儿没有什么购货证！”

“请说得详细一些。”

“老头儿在商店门口把皮夹子翻出来看了的，找过购货证。当时并没有购货证。可现在忽然又说在车上丢了……我说得对吗？”

“请您继续讲吧，”阿兹佐夫说道，他对妇人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。

“嗯，以后的事情，您是知道的……啊，还有！在房顶上捉住小偷的时候，我也走进了那个院子。那儿聚集了很多人。我回头一瞧——老头儿就在我旁边。我说：‘嘿，你这万恶的东西，干吗要冤枉别人？你本来没有购货证呀！’这时，大家喧嚷起来——民警和士兵们把捉住的人带出来了。噢，我也望着他们发呆。随后我回头一看——老头儿竟不知去向。民警也在找他，但没找到。接着我想：‘应当到民警分局去报告。他也许屈赖人……，’可是，他干吗要逃掉呢，首长？”

“您全都说了吗？”阿兹佐夫问道。

“我知道什么，就说什么。”

“说得不全。”谢敏拿起一张纸来。“那老头儿是什么模样？请您想一想他的面貌、服装和帽子。他有多高，大概多大年纪？”

妇人想了一想，把老头儿的外貌十分确切地描绘了一番。

阿兹佐夫朝谢敏倾过身去说了几句，谢敏就出去了。回来以后，他把几张照片放在奥鲁杰娃面前，

“请您说说，这里面有没有那老头儿的照片？”阿兹佐夫询问地望着女客。

妇人瞧了瞧照片。

“没有，”她肯定地说，“这都是别的人。首长，完全是别的人。”

第二章

(一)

确信戴耳帽的人已被扣留，老头儿就窜到街上，急忙朝回头的方向走去。一会儿，他又到了那座有庭园的小房子跟前。在一个钟头前陌生人走出来的那扇门前，他站了一站，就坚决地敲门。敲了敲，里面无人回答。

“她要是不在家，那就糟了，”老头儿思忖了一下，又敲了敲。

门内响起了脚步声。

“谁呀？”有人问道。

“客人。”

房门打开。门槛边站着一个穿罩衫的、上了年纪的妇人。

“您的房客在家吗？”老头一边打听，一边亲切地露出笑容。

“不在，”妇人抓住房门，准备把它关上。

“稍等一下！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是找他本人……您知道吧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是受他的委托带东西来的……就是这个！”

老头儿拿出一个小包包。

“给我吧，”妇人伸出肮脏的手掌。“给我，我替你转交。”

“可以，”老头儿说着往前跨上一步，但是拿着小包包不放。“不过我想留张字条……在哪儿写呢？可以到他房间里去吗？”

妇人默默地指了指门。老头儿把门推开，走了进去。这是一个小房间，只有一扇面向院子的窗户。墙边放着一个铁床，床下有一只三合板旅行箱。靠窗是一张小桌和一只凳子。

老头儿在桌边坐下，掏出笔记本和铅笔。他并不着急，用唾液把笔尖润湿润湿，磨蹭了半天，工工整整地画了一个字，再画一个字。妇人站在门里望着。

走廊里，什么东西咕咕嘟嘟，噤噤嘶嘶地响了起来。

“好像焦糊味儿，”客人闻了闻屋里的的气味，说道。“这不是您家里的吧？”

女主人啊呀一声，朝门外奔去。炖锅咣哪一声，什么东西掉在地上，在地上滚动……

过了片刻，妇人回到门里的时候，老头儿仍照原来的姿势坐着，可是已经不写字了。他好象在深思什么。

“我担心朋友会把事情弄坏，”老头儿犹豫不决地说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……我看顶好迟一会儿再来，把一切说说清楚……对，对——那样比较好些。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

“谁知道他！”女主人耸耸肩膀。“傍晚回来，很迟……”

“那很好。傍晚我再来吧。”

接着，客人把小包包塞进衣袋。妇人把他送出，砰地关

上房门。可以听见门闩的吱吱声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两转。

……黄昏时分，老头儿出现在火车站上。过了一个多钟头，一列电气火车把他送到了一个小站。从这儿到海边的一座村庄就很近了。

“谢天谢地，”老头儿嘟囔一声，把一座小房子锁着的门打开——这座小房子是在村子边上。

他走进屋里，细心地随手闩上了门，轻松地吁了口气，倒在床上。他又饥又渴，但是没有力气站起来去生火、烧茶、做晚饭。

天色渐黑。月亮升起来了。昏黄的月光从窗外射了进来，摊在地上。街上传来牛群的哞哞声、绵羊和山羊的咩咩声。家家户户都关上了大门，冒起了炊烟。老乡们赶在大黑以前把牲畜赶进圈里，正在做晚饭。

每一家人都有自己的欢乐和悲哀，都有自己的旨趣和希望。这儿跟全国其它地方一样，也有来自前线的消息。一九四四年春天来到了，随着我国军队不断往前推进，人们越来越急切地期待战争结束，期待朝思暮想的字眼儿——胜利！

并不向往这一点的，只有这个老头儿。

约莫三十年前，这老头儿作过一点买卖，在财主塔基耶夫的一个油田上当过一个时期的管事，后来加入了穆萨瓦特^①的反革命匪党，土尔其人占领巴库以后，他又跟土尔其人勾搭上了。

^① 阿塞拜疆的资产阶级地主民族主义者的政党，成立于1912年。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、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，穆萨瓦特匪党是阿塞拜疆的主要反革命力量之一。——译者注